风吹麦浪

陶雪亮(市直)

麦子摇动的样子
确实如浪
只不过,有时浪大,有时
只是微微挪了挪
我说的是垄上三分地里的麦子
那时,它们刚扬了花,开始灌浆
自从从一粒粒种子,苏醒过来
它们就没日没夜,朝一个方向
飞奔
现在,它们已很接近目的地
一个个交头接耳,多么兴奋
(所以,我笃信
“风吹麦浪”,这个“浪”
是动词,不是名词)
那时,只有我一人窥破,它们
心花怒放的心情……

这首题为《风吹麦浪》的诗,写于大前年,我家门口两垄小麦即将成熟的时候。不久,我就外出旅行去了。

种小麦,已是四十年前的记忆了。那时,在故乡,霜降前后,收了自留地里的番薯,到农历十月,就开始播种小麦了。“今冬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记得童年时,就懂得了当年如果下过大雪,那第二年的麦子,一定是个丰收年。因为大雪可以杀死大部分害虫,来年病虫害就少了。

在农村,那时孩子玩具很多都是就地取材。比如,取一根麦秆,折下一节,用指甲在秆上划出一条裂缝,放嘴里吹,就是一个哨子,音色的好差,就全凭制作的手艺了。再比如,麦子成熟时节,摘一个有芒的麦穗,放进裤管,一走,那麦穗就唰唰往上爬。有时,会将它偷偷放进小伙伴的裤管,准能让他吓一跳。长大后,在异乡,有时想起这个会行走的麦穗,便自然想到一个词:乡愁。

“……乡愁,总是会在一些异乡行走的瞬间 / 莫名其妙,唰唰爬上心头。”在一首诗中,我写下它们的相似之处。

或许,在我的生命里,乡土,早已与我血脉相连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生活十多年后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毅然决然地将小家搬离丽水市中心,安在城郊一个叫弄上的小村庄。这里,和我的故乡一样,有山有水、有田有地、有原汁原味的乡野气息。我如鱼得水。白天,骑车上班。业余,种菜、养花、写诗……在诗歌里,我赋予它一个更为诗意的名:“垄上”。弄上,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

转眼,在弄上又生活了十多年。那是2018年深秋吧。挖了地里的番薯后,我突然心血来潮,托岳母帮买斤小麦种子,我想找寻童年的记忆。岳母说,现在鸟雀盛行,恐怕不够鸟吃。她说起一件趣事:小麦成熟时节,村里一邻人,整天坐在地头一张高板凳上,“哦去哦去……”挥动一根长竹竿,驱赶一群鸟雀。那样子,好笑极了。我却遥想,风吹金黄麦浪,边晒太阳,边与鸟雀斗智斗勇,也挺好玩的。颗粒无收,又何妨?我收获的,依然是快乐。

小麦种子买来后,耘地、施肥、下种,一气呵成。不出半月,便从土里钻出一丛丛嫩绿的麦苗。然后,看它们在缓慢的日子里,快速地拔节、吐穗、扬花、灌浆。

两垄地就在家门口,我习惯下班后在地头转转看看,或锄锄草、施施肥。小麦们每时每刻都在以我不知的方式与阳光、风雨、寒流交谈,达成某种默契,欢快地成长。有时几天没见,它们已蹿高了一大截。我至今清晰记得这一幕:清早,每片娇嫩叶尖上挂着一颗颗晶莹的珍珠,在晨光下熠熠生辉。而在深冬,满畈茅草枯黄,看似弱不禁风的麦苗,在霜冻中却愈发青绿。到了春天,一支支带芒的麦穗,如锋芒毕露的羽箭,它们已全然忘却历经一冬风雪的磨难,记住的、模仿的,全都是阳光的样子。

眼看丰收在望,为了吓唬小鸟,外出旅行前,我在麦地竖了十来根竹竿,上面系了红红绿绿各色薄膜袋,在风中招展。友人在微信里见了,明知故问:“插红旗干吗?”我调侃:“插红旗,告诉小鸟,这里麦子快成熟了。”

果然一语成谶。

整个弄上的鸟雀,一传十,十传百,都知道了:我家门口有两垄小麦。颗粒渐渐饱满,到了尝新时节,它们成群结队,不请自来。站在麦子丛中的十来根竹竿绑薄膜袋充当的稻草人,也没见过这阵势,顿时慌了手脚,它们想挥动臂膀,却无能为力,想大声驱赶,又发不出声,只能眼睁睁看着鸟雀们大快朵颐。

妻子给正旅行在外的我发来微信:“你种的麦子,被鸟吃光了。”并发图为证:整片泛青的茎叶上,穗儿空空,仿佛尚留鸟儿狂欢时激动的声音……我查了一下微信记录,这一天,是2019年4月21日。

鸟儿们收获了两垄麦子,我收获了播种麦子的7首诗歌,其中《风吹麦浪》发表于2020年第二期《诗歌月刊》。皆大欢喜。

奇怪的是,此后,听到整个弄上满山满畈的鸟声,感觉特别悦耳,特别亲切。那声音里,似乎还带着对我的一丝丝谢意。

“但愿每天叫醒我的都是小鸟”。在这植物充盈的天地间,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,在我,已是现实。

老家

虫子(庆元)

很小的时候,我没有爷爷,但别的孩子都有爷爷,所以我总问奶奶,我的爷爷去哪里了,她总是说你的爷爷回“老家”去了。邻居家有个留着长长胡子的太爷爷,是我生命中最慈祥的老人之一。我的名字里有个霞字,雨字头底下我经常写错,太爷爷是教会我写这个字的人。他还有一根金色的烟杆子,烟袋里装着自己种,自己裁好的烟叶。他经常在晚饭后坐在村子的石凳上吹着凉风吞云吐雾,我最喜欢在这个时候跳过去坐到他膝盖上揪他的长胡子,喊他“老头”。那时候他也时常说自己不久就会回“老家”去了,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,才知道奶奶和他说的“老家”是指人去了那里,就永远都见不到了。

最早还在乡下上学的时候,老家对我来说大概就是个作文的命题,是我该如何组织语言去表达作者的心情,该如何背下课文里的优美字句以便更好地在试卷上作答。是“迅哥儿”和“闰土”,是朱自清的父亲的背影,是那种我能懂一些却不是完全懂的情感。之后去了县城上学,老家对我而言,意味着长辈没完没了的唠叨,以及沉甸甸的寄托在我身上那种出人头地的寄望,是我最想快点长大,逃离出去的地方。再后来,父亲鼻咽癌晚期,我却在千里之外的湖州上学的时候,老家成了我日夜想回,又充满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,也成了我深深自责的源头。

大学毕业后到宁波工作,丽水老家成了我很少回去的地方。用上一辈的话讲,就是学不能白上,读了那么多年的书,总要去闯出一片天地,不辜负家人的付出。自己则是觉得世界就在我们年轻人的脚下,只要敢想敢做,未来一切皆有可能。而后,慢慢明白了不毕业不知赚钱难,不当家不知油盐贵的道理,开始怀念起在校园的日子,也更加懂得去理解长辈们的辛苦。

现在的老家,已然是个没落的小村庄,没有了往昔的热闹,没有了我最亲的家人。因为亲人们的逝去,那里似乎像是一个结了痂的伤口,仿佛每回去一趟,就等同于揭开一次伤疤。但人总是矛盾的,那个小村庄又成了寄托思念的地方。总是能回忆起儿时的纯真,少时的欢乐,长满刺的野生板栗,肉质鲜美的稻花鱼,与邻居姐姐在教室的特别跨年活动,过年最喜欢的烟花,漫山遍野的杜鹃……

未来的老家,大概会是我记忆深处时时往上翻涌的一个牵挂,会是我同孩子叙说的一个若即若离的远方,当然也是我一定会找机会带孩子去探索的自然乐园,会是我孤单时候的心灵港湾,也是我笔下最轻松又最深沉的地方。

一条泥鳅的梦

雷美芬(莲都)

有一条泥鳅,不知什么时候搬进了鱼池假山上那半山腰的小水塘里,独自安了家。

远远地,看不清它的眼神,但看它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样子,我想,它一定和我一样,喜欢独自安静地听风、听雨,喜欢这静谧而美好的世界吧。

不知道它是怎么来到这个空间的,我发现它时,身上有泛白的痕迹,显然是受了伤。它到底经历了什么?它是怎样从鱼池里逃出升天的?它又是如何通过水循环系统逆流而上的?从山顶随流水一泻而下时,它又是否害怕过、动摇过、后悔过?如今安在这小小天地里,它又是否觉得舒适而坦然?

不管如何,既来之则安之。

我赶紧从鱼池里捞了一颗水葫芦,当它的保护伞。又找了一块小石头摆在边上,哪怕没有玩伴捉迷藏,伤心的时候,至少也有一个可以倚靠的肩膀。岸边没有杨柳依依,我从草坪上拔了棵细柳腰肢的叫不来名字的草,风来做伴时,它也能欣赏到柔美的舞蹈。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,再加上旁边还有一棵茁壮成长的文竹,也算是文人雅士的安居之地了,何陋之有?

我琢磨着,这条可爱的勇敢的泥鳅,既然遇上我了,又选了我喜欢的地儿居住,那就按我喜欢的模样帮你打造一个新家吧。四季冷暖,与你有关,从此也是我的牵绊。春花秋月,你心之所向,我亦在旁为伴。若闻得两片玉璧相碰时一声脆响,亦是你的欢喜或忧伤。

对泥鳅有感情,细究起来,是因为心里藏着对它们深深的亏欠。记得儿子读小学时,老师要求养小动物。养金鱼,金鱼恋恋不舍去了天堂;养蝌蚪,长了腿之后毫不犹豫搬了家。思来想去,好像也只有泥鳅好养活。于是,我和儿子买了十几条泥鳅,养在了一个大玻璃缸里,再放上几块小石头,从此安了家。

这群泥鳅一定居,就是十几个月。我们不知道泥鳅吃什么,越养越瘦,将近一年,身上的颜色几乎变成了透明色。我们对它凉薄,它们却尽心尽责,夜里也游来游去,搅得石头在玻璃缸里叽里咕噜地滚动,若是贼听了屋内的动静,估计都不敢轻举妄动。

后来,我们实在心疼这些善良的滑溜溜的小精灵,于是将它们放生了。

今年,露台上安了一个小小的鱼池,放进了几尾鱼的同时,生怕鱼儿们孤单寂寞,婆婆又买了好些泥鳅,我兴奋地一股脑儿全倒进了鱼池里。

没想到这一幼稚的举动,使鱼池里每天上演了一幕幕猫捉老鼠的游戏。可怜的泥鳅们啊,竟成了鲤鱼们游戏和猎杀的对象。我每天回家,几乎都能看到两条泥鳅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,甚至成了无头尸。

无知的过失,我间接成了杀害泥鳅的凶手。

驻足观鱼时,每每念起,常常恰似弱柳纤风的美人无栏可依,“雁过也,正伤心”。幸好,一部分泥鳅逃到了过滤池,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如今又看到这条泥鳅在这半山腰的小水塘里安了家,我又岂能冷眼旁观?

就这样也不错,在这不颠沛流离的世界里活得够真实够自在,自动过滤掉那些车水马龙的嘈杂,晴日里与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,雨落时感知“一声声,空阶滴到明”,冬赏“飞雪似杨花”,夏能“听取蛙声一片”……

一切打理就绪,我深吸一口气。再次停住脚步观望,发现泥鳅钻进了石头旁的水草里,小心翼翼地探出头,一动不动。